建國

漫畫旬刊

試辦第五期

六月二十日出版

贈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目錄

論述

學潮與中共……小生

毛澤東和朱德……

漫畫……忙忙忙……浴非

見人要訂婚有感……鳳子

從文章的顏色說起……鳳子

人類裡的豬玀們……伏波

政客誓言……無以

葬魚……高平

謊言發現機之實用化……桂譯

連續的故事……A、莫洛亞作 李烈文譯

經理與女人之間……高平

專訪

塞北文化聯誼社巡禮記……記者 文瀾

觀重慶廿四小時演出後……伏波

也算內幕新聞……皮球

黃色舞臺

爲中國影片悲哀……影外人

跳舞高尚嗎……一人

八千里路雲和月成功還是實敗……戈生

封面：怒吼……

學潮與中共

小生

隨着「六二」陰謀案被察悉，完全的證實了這次的學潮，背後有人操持，而學生群衆中少數不逞之徒在乘機騷動，大多數則在不知不覺當中被利用了！無怪乎說這次學潮的「變質」不如說「反動陰謀的馬腳的形漸畢露」不然，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不致於那樣生硬，什麼「吃光」什麼要政府立刻停止內戰，口氣和「解放區」人士相差多少？你不留神在街上，碰見了這夥人連打玻璃帶喊「吃光」眞要以爲這是化裝成學生模樣的共產黨人混進收復區在街道之上胡搞亂叫呢！因爲的確形式上也相同得很，本來以此參加的學校團體與學生數目來推測，不會像某些報紙形容得眞恍如「五四」重演一般，場面到不了當年那樣激昂壯烈，何况乎兩者的性質根本就完全相異呢！

事件過去了，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我們很感覺到痛心與遺憾，痛心的是共產黨爲了達其慾望竟這樣的不擇手段，把青年投入政治漩渦中去！遺憾的是我們青年學生的思索路綫與頭腦太簡單太坦白純潔，這無形中便給「無處不入」的野心家們製造了大好「天機」，然而這手段未免也太卑鄙了，誰能否認青年人最珍貴最純愛眞理，最渴望眞理比誰都迫切，正因爲這些，我們如果自稱什麼「自由進步黨派」和什麼「爭民主和平而奮鬥的人士」如果眞的如此，而又想博得大衆同情的話，那麼最好的辦法也未過於用實際行動來爭取人心，最要不得的是「鼓動」「大煽惑」等方式，只想乘機取巧，只顧偷偷摸摸的找些便宜，反而不知日久天長便會吃大虧，何况這手段來得也太欠光明正大的成分了。世界上唯有「正義」才能博得同情「眞理」才能受到擁戴，誰不曉得「投機」式的買賣最不可靠，僅能獲得片刻的歡心，不久便會給揭露，暗中得到那竟不甚容易，而共產黨就染上這種毛病了，說起話來冠冕堂皇，而幹起事來盡是悄悄的！

近來看報更發現共方所派遣出的工作人員一部分是小孩，略

有組織與訓練的兒童就讓他們到大都市裏去，趁人不備便放把火，埋個炸彈，哪裏想到共產黨爲了推翻政府連小孩也不放鬆，驅使小孩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動，良心上未免太難堪了！提換不到共產黨人竟如此有辦法，演出來的一幕幕的又是如此「動人」精裡叫的那麼受聽，而幹出來的把戲又如此讓人「意外」，它把蘇聯的那種革命手段 不折不扣的搬到中國來，平與在中國「地大一，革命陣地可以擴轉迂迴「物博」 革命資本不致窮困，窮人過剩，革命隊伍不致缺乏戰士，國人一般的智識水平低落正可以如意蠱使利用起來不致於辣手，正因爲這些個「解放區」的老老小小就都動員起來了！女人不能上戰場，還不會埋幾個地雷？老頭子不能隨軍攻城略地還不會當肉彈它們口口聲聲叫囂「解放區」人們不患失業恐慌，不餓肚子，原來都把他們安排到這些崗位上去了！

而專以製造飢餓，製造混亂爲能事，而從富搗完了鬼之後，還總是那樣振振有詞，那麼請問這一陣子北寧路上的顛覆列車，死傷無數旅客，具有什麼軍事或政治的價值，炸橋拆鐵路翻毀客車，莫非就想用這些手段來陷國民黨的交通線於停頓麼？由於兩黨間的仇視，竟擴張至老百姓身上，無緣無故的慘害人民，相不這些爲傑作，爲非手段，怎能不讓人視爲「股匪」，小股的是匪，大股的不還也是匪，殺人放火的勾當，和傳統的流寇有什麼差別，我們只是認爲彼此都是中國人，對待自己的同胞，手段不該如此殘酷，只要求的主張行動合理止確，見解高明遠大能拯人民於水火，試想正陷於苦難中的大衆們誰不期望高抬貴手搭救他們一把，誰不來響應的號召，只是想製造飢餓陷收復區於極度的不安與混亂，高度的破壞，讓僅有的一點元氣，遭遇到徹底的摧殘，把人們的飯碗整個的奪過去，讓他們沒法再活下去只有向「解放區」奔命，像這些謀略都不算如何的高明，只能贏得唾罵與獲得相反的効果，同時也絕不是我們自毫「爲人民服務」「民主戰士」的人們所應該幹出來的事情，我們既然自命本身的所負事業神聖偉大，那麼起碼來講應具有一種氣派，也是光明磊落的大風度，處處表示大公無私與衆不凡，我們不很講究「作風」麼，反過來就不該有小人的行爲，用大義來啓示國人，萬不應用燒殺相威脅，我們不是想中國人好麼？我們不是想維持個每個同胞都有飯吃麼？那麼破壞劫掠決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好辦法，口氣怎樣好，理由如何充足，只有威脅以加行不一致，動作與所說的符合，那就最失信仰最有傷聲，中國老百姓最愛好和平建設，最忌厭燒殺，怎麼號召的不是「人民革命」麼？想用下層人士做骨幹，而又與大衆的口胃相叛背，在群衆當中就這樣的不把握現實，怎會不自潰散而還希望他人瓦解，未免太笑話了！想拉攏人民，就應該處處迎合他們心情，不然就要起反作用

這次學潮至現階段止，已算閉幕了！站在青年本身立場，今後遇事務須沉着愼思，萬勿浮操盲從，免中奸人之計，而遺爲笑柄，站在爲國家民族立場上就太不該驅使青年來作政治鬥爭了！不該把今天社會上的污點，沾染到他們那純潔的心靈上去！我們這輩子人既然完了，就不該不爲下一代人想想，我們「革命」人士的眼光不該總小圈子，長此以往的話不但「事業」不會成功，而且自己亦將不愁在大衆的眼目中深深的墜落下去了！中國從民國成立迄今，不幸的遭遇有多少次，受到的損失該如何慘鉅，如今竟在舉國殷勤囑託，在朝在野的人小黨派不分異已團結一起，共同建設這破碎了的山河之際，沒意料自毫「進步」的人們竟公開的號召要革命，革政府的命，再另演一幕流血慘劇，太讓人失望了！太讓人痛心了！（完）

毛澤東和朱德

中共是一個武裝的政黨，武是自始即是依靠了軍事力量起家的，毛澤東之在黨內鬥爭中所有勝利，也完全是靠着對於軍事力量的掌握和控制而來的。那些又有軍事實力做後盾的中共領袖們，就一個一個，一個失敗了。毛澤東以個人之才智去駕御一個心眼兒直的人老粗朱德畢竟不是件困難事 所以朱德雖一直充當着中共中央最高的軍事領袖但實質上還是由毛澤東一手掌握，其所能被毛維持他的職位到現在，純是由於朱德之易聽命而己。

在中共鬪爭史上，過去也會有過所謂毛朱交惡，記之知，以朱德而論，在過去的爭取黨的領導，也着實會和毛澤東狠狠地鬥過一番，假使去翻着中共的古老文獻中適可以看到朱毛兩人互相攻擊的種種有趣材料，當老朱已經無權在握也未始不是毛澤東一個危險對像。可是朱德是一個直心眼一個姓粗，後來毛澤東對他改變施用超心理戰術，不以力勝，却以智取，結果朱德到底成了毛澤東的俘虜，而從敵對關係轉化到附庸關係了。

今天朱德雖還是不免有自己的某些民族主義傾向，而表現和毛澤東的非民族主義（却也並非國際主義）底一定限度的對立，但實際上朱德已不成爲毛澤東爭取中共領導權對手者了。

南京圖書館藏

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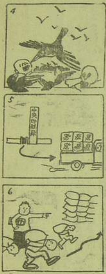
忙……忙……忙……

浴非作

硝煙砲火、將士忙。揚揚止沸、借款忙。虎口餘生、逃亡忙

君子常當、當鋪忙。刼案日多、警察忙。多多益善、彩車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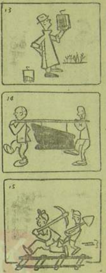
屍骨遍野、烏鴉忙。通貨膨脹、印票忙。囤積倒把、奸商忙



濶錢撞人、吉普忙。縲絏人滿、獄警忙。見賢思齊、拍馬忙

忙……忙……忙……

漫畫



黎明即起、飼鳥忙。死亡率升，槓夫忙。搶修鐵路、工人忙

奔走朱門、官迷忙。惟恐被裁、加班忙。為求溫飽、兼課忙

狐假虎威、犬吠忙。擴大慶祝、棚匠忙。不恤民瘦，剝削忙

居不求安、搬家忙。朱志人廣、卜士忙。洋貨推銷、電台忙

見人要訂婚有感

鳳子

有位不知道「不做媒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的朋友一時高興，要給人做媒　連親也相好了　不想男方一時籌不出娶老婆的本錢來，此公於是大「坐」其「蠟」。後事如何，姑且不說。

我們家鄉有句土話、「娶老婆的本錢容易，養老婆的本錢爲難」。本來，娶的時候，即使一時湊手不及，到處磕、只要不惜工本，——這個本，當然是瞬袋——多少總會有眉目的，而且錢多大辦，錢少小辦，女方如果急於嫁人，大小總有個商量，所以說娶老婆的本錢容易，

唯有養老婆，不用說現在，從前就不容易，譬如說家裡有個爭氣的老子，掙下若大家私，怕的死了成爲「若敖之鬼」，給兒子娶下老婆，生下兒子，將來好吃「蘗飯」，那到無可無不可。

若是以身爲業的，那就比較難了。打「光棍」的時候，什麼都好辦，有錢多化，沒錢少化，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大有快活如神仙之概，一有老婆，麻煩就大了，不說別的，光是「開門七件事」能叫你暈頭轉向，再來兩三個小孩，更似上了套的驢子，不走不行。凡是過來人，大概誰也知道。張敞的「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因爲他是個大官——京兆尹，好比首都的市長——又生在太平盛世，所以好唱這個高調，如果活到現在，而是個小公務員，酸溜溜的，不好意思關錢，那末只有愁眉決不畫眉的了。

還有「身前蕭條」「寅吃卯糧」的先生們，你不要看現在人雖便宜，但是可以做老婆的女人，並不便宜，就算女方不要什麼，你把她弄進來，也得一筆「宣傳」費。有錢去娶，已經後患無窮。要是借錢去娶，無異請進一位長期債主，等到吳稚暉先生「×寬債緊」的格言證實之後，你再想不幹，也不行了。

所以我有幾個朋友，談到家庭生活困難而發牢騷的時候，大有「出倒太太」之勢，不過這種買賣，誰都知道要賠本，少有人肯接手罷了。

我不是反對元聖周公之禮，不叫男有室而女有家，也不是自已打光棍而恨別人成雙作對，因爲我是過來人，爲了老婆，「備嘗艱苦」，所以用大慈大悲的心理，廣爲說法。但是你若有釋迦牟尼「我不入地獄何人入地獄。」的勇氣，當然祇好各總尊便，鳳子曰，有錢娶妻者美，無錢娶妻者樂，借錢娶妻者罪，明乎此，可以言娶妻矣。

從文章的顏色說起

在現世上，不論什麼事，都要見貌辨色，才能免去麻柰。不然的話，就有人會給你看「顏色」，到了那時，再不識相，那就讓「吃生活」就不遠了。

近來，文章的顏色，比什麼事都分得清。有恐怖性的赤色文章，有旗幟風光的桃色文章，有古味盎然的灰色文章，有不着邊際的黃色文章，……如果分門別類起來、比顏料店還要齊全，由此可見我國文章的成就，已無愧於「文字之國」的美稱。

文章的顏色，十分顯著以後，製造文章的先生，倒反困難起來了。

這個困難　不是製造不出，而是不容易了解什麼地方，用什麼顏色合式。這點，在製造者手看起來，由他多年的經驗中，應時制宜，還不至於不太調和。最困難的，就怕遇上「色盲」。

色盲，可以分爲眞假兩種，像明太祖把「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天下作則」的馬屁文章，認作「天生僧人，爲天下作賊」，而殺掉做文章的人，這到罷了，因爲他跟本不是所謂「智識分子」出身，雍正時代的「維民所止」，說是雍正去頭，而殺掉考試官：雖然有人參奏，雍正先生公然「依律所奏」那就有點可疑了。

不論色盲的眞假，他的辨別，總不會往好處想，如往壞處想，那沒被想的，大小要有「漏子」，像淪陷時代的「文化人」，不幹不行，幹了，「思想不良」的罪名，就在頭上轉，有時也會想到不過是「殺鷄嚇猴」，但是不用說殺，就是嚇，也受不了，所以祇好說些不關痛癢的話。勝利以後一班從後方來的愛國文人，說淪陷區的文字，沒有靈魂。其實，淪陷區的人們，自已何嘗不知道，要知那時要有靈魂，性命早已完結，就歸不到說現成話的「裸貶」了，所以我把那時的文章，作爲掩護色的文章，至於顏色各有處境不同，未便規定。

勝利以後，更加是憲法公佈以後，除掉「解放區」是血紅的清一色以外，收復地區，「燦爛文章」，眞是「目迷五色」，使看的人，大有「眼花撩亂口難言」之概，眞叫人「無所適從」。

如果是社會上混過幾年的「老油子」，他已有一定之規，到也罷了。祇苦了一班未出校門的學生，在他們的「求知慾」策動之下，見了現代的新書，是一定

速寫

人類裡的豬玀們

伏波

這兒，是個銀行

一幢樓房上面掛着國旗，門口，綠色的鐵柵欄外站着黃色的武裝警衛，看這個輪廓像是很威嚴呢！

辦公廳裡，一片喧嚷，顧客們蔟擁在乳色的石頭「櫃台」外面。

其中，一個熟悉的女顧客，（是在某機關裡做事）二十歲左右，穿着頗爲入時的裝束，她有矜持的態度和一副有教養的表情，此時，手裡正拿着一張支票。

「×先生，取款，現在還可以吧！」？她看了看牆上的時針對坐在辦公台上的一個職員很謙和地說：她，剛進來，口裡微微喘着氣。

那裡：有一顆像肉球似的腦袋迂緩地別過去，一雙眯縫的眼向牆上的掛鐘掠了一瞥。

「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了」，他傲然而輕薄地向着那個女顧客

「請您幫幫忙吧，我們的錶也許慢一點，你們的時間也是剛剛到嘛！」她顯然有點焦急，可是仍然十二分地謙和，

「應該早點來呀！」他向同桌的辦公同事擠了擠那雙肉眼，會意地相視而笑了。

所有的厭憎在她心裡燃，起恨不得摔一口痰在那一團肉臉上，但是她沒有，那張臉也委實不値得掛一口唾沫。她更想着自己同事們期待着領薪水的眼神，終於壓制住氣憤。

「×先生，跑一趟很遠的，我還是趕着來，以後我們接觸的事很多，還得請多多關照。」她捧着難堪的笑容。

「關照？那自然！可是得請客呀！——看電影可以嗎？」另一個聲音和着笑聲擲出來。

「哈哈……」

「哈哈……」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她臉上的胭脂平添了三分紅色。

「那麼就在今天，好嗎」？裡面問

「好的」？她機械地答。

支票收進去了，拐出取款銅牌。……

「一百卅五號」——那裡喊。

她把銅牌遞進去。

「取多少」？一百二十分的不耐煩在這三個字裡。

「××萬」。

她提着款走出來，經舒一口氣，又像受到某種委曲似的，想哭。

要買的，而且只要袋裡有錢，會見一樣買一樣的，這樣一來，說句換點的話，豈不成爲「貓看花被單」，長此以往，只有費錢耗力，空費光陰。

我不是違反時代，希望政府來箝制言論，我是要求現在的文壇先進，言論界巨子，在發表文章的時候，能把「看客」當作自己的子弟，凡是不願叫自己子弟聽見之話，最好不說。那麼文章的顏色，自然會單純起來，使「看客」不至於掉頭轉向。就是遇上色盲，也不會不分皂白給作者橫添麻煩。利人利己，莫此爲甚，這不止是我個人，焚香拜禱的。

鳳子

政客誓言

燕以

某政客上台做官，爲表明心跡起見，曾作這樣一部「老實話」的宣誓：

「余致力政治工作，目的在混飯吃。於今有志竟成，博得一官半職，上至祖宗八代，下及妻兒之輩，一體存歿均感。今後如有違背意旨，或假此作威作禍，以及貪汚舞弊、查有實據等情，除甘受歇生年之職屬處分外，並願「十代爲娼」，以昭烱戒，此誓！」

葬魚

高平

自從我買到三尾魚以後，沒有一天不在牠們身上耗兩小時以上的時間。每天夜裡在我閉眼以前要看着看魚，每天早上我睜眼以後要看看魚，每次在外出以前要看看魚，在回來以後要看看魚，眞是我的心無時刻不被魚兒們的佔有着。

每當我爬到魚缸看魚的時候，魚總是仰着頭，搖着尾，悠悠然地游來游去，毫不帶一點傲意，又驚訝稱讚牠一聲的時候，魚兒你眞辛苦，我眞欣賞你的精神」！牠的好像眞的似的帶着得意的樣子，把尾巴一搖又去了。

牠鼓鼓的桃兒似的小嘴，黑溜溜的寶石般的眼睛，身材嬌小又玲瓏，自然的表現出少女一樣的曲線，金黃色的脊背潤澤的發光，銀白色的肚子光滑的透亮，大大的尾巴如同一塊白綾子飄上水面，生成的兩塊紅均勻的貼在兩頰上，美麗的像剛出浴的美人，要不是牠是一尾魚兒，我眞與牠有求愛的可能。

魚兒每天飄游在牠那小小世界裡——魚缸裡，雖說牠沒有正當的工作，但是牠沒有得到一時休息，只是不斷的無目的而辛苦的忙碌着，牠似乎沒有一點苦惱，沒有憐恨，也沒有怨言，牠對那小世界好像沒有一點使牠不滿意的地方。有時把牠放在絢麗陽光下，牠便會伸出頭來，扇扇的向外吐水泡，這時牠表示着，是幻想牠們的未來，憧憬那動人的天空，和峻峭的山巒，團團的白雲，紅綠的樹木。好像得意的樣子，但不知爲了甚，馬上又把頭縮回去，在我一瞥之間，牠似乎見到天空確是廣大的，無限的高，無限的遼闊，太陽也確是溫暖的，美麗的，光明的，魚兒似乎在欣喜在呼喊，祝福牠們的未來，充滿着對生命的讚美。」

魚兒啊，怎不生在一望無際的江海裡，或着是土地上，怕什麼？偏偏不幸的投落在拳頭大的缸裡，無缸網羅而緊綁着尾翅，是多麼不自由的呢，況且缸外還有不相干的人時常在圍觀，說笑，並且還以指頭指指點點的，而你驚奇的忽然的自由，奮勇的躍起來，擺動着你那早已麻痺了的尾翅，你扎的像那邊衝過去，但崩的一聲，被缸簷又碰了回來，人們以爲不是疲勞不支的暈倒了。於是也滿足的笑了。

在你像甦醒的時候，身上又堆滿了人們擲給的米粒，饅塊，那是人們勇敢的報酬了，因爲人們都是愛滿足自已的。

昨天下午當我從外面回來，眼光剛投到魚缸上，瞥見魚兒銀白色的肚子像片樹葉飄上了水面，死了？我不相信，以爲是與我在開玩笑，但終於事實在時間裏拉出了證供來。從缸裡把魚屍拉出來，撲了撲身體，像餞行，吻了吻嘴唇，像塊冰塊，雖說牠死了，但是還睜着兩隻仁慈的善良和懦弱的無光的眼睛，好像對我說：「呵！我空空的來到這一世界，如今又空空的離開了世界！」

魚兒呵！眞可憐的魚兒呵！因爲你沒有向人們說過一句響亮的話，也會沒有唱過一支美麗動人的歌曲，更沒有留給人們一點啓示，你唯一的本領也不過是在人們圍觀你的時候，向人們搖搖頭擺擺尾而已，你死了，連佔居一塊土地的資格都沒有。過去人們圍觀笑談，指點你，米粒，花擲了你滿身，那都是爲了滿足他自已：現在呢，這些東西對你不是已織成殘酷的史料了？以致你久以羨慕的那樣遼闊的天空，團團的白雲，紅綠的樹木，[illegible]的陽光，對你現在終於變成了殘忍的夢幻，死就是死了，老實[illegible]閉上去，我把你擲上屋頂，你一個空葬[illegible]！

睛了一濕給讀老，塌不吸

讖言發現機之實用化

所謂「讖言發見機」在我國現在不能應用於實驗室以外之美國則從十年前已實用化行，[illegible]貨店，[illegible]等都利用此種「[illegible]見機」一雖有各種式[illegible]而原即在人說[illegible]實時用電出內生出一種繫動感覺機紙已錄出一種波[illegible]之機械紀如[illegible]門[illegible]調明之識與否能立刻把者之見機爲檢用被驗分胸腕及汗之變化，起在如錄電力汁變證，在[illegible]百分之

錄、此讖言發見機之正確度爲百分之九十（除去精神病者，低能者及老練之犯罪人效）陷無罪者於調查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連續的故事

A·莫洛亞作
李烈文譯

達尼哀吃驚的望着他的女人。她上午是很少走到他那邊來的。

「你有什麼事要和我說嗎？」他問道。

「達尼哀、」她說道，你願意給我一個很大的快樂嗎？請你今晚陪我到音樂會去……魯伯斯坦今晚演奏肖班（*Chopin*）的序曲（*Preludes*），假使我能和你一道去聽，那我多麼幸福啊……已有三個月你一晚都沒同我出去過呢……」

「已有三個月你不曾要我同你出去過呢。」達尼哀帶着不厭煩的樣子說。

「我不曾要你同我出去是因爲你的拒絕已經使我感着難堪的緣故……我曾立志不再要求你帶我出去，達尼哀，而等着你自已開口。可是那早幾天叫我買了票子、約好今晚一路去聽音樂的安娜，今早忽然打來電話給我。說她病了。兩點鐘來，我曾找過很多人塡補她，但都沒有成功，老實告訴你，免得你伴着一個空的坐位去聽音樂是可笑而又可憐的。」

「那麼找個男朋友去呀！」達尼哀說。

「你知道我曾發誓除你以外不和別的男子出去的，」她說。

「怎會這樣傲慢發誓呢，」達尼哀說。

「他想了一下隨後喃喃道」：「聽我說呀，我是想要使你高興的，可是已經另有約會。我去想法子辭辭看。如果可以辭脫的話，我便陪你到音樂會去。

「你眞好」，她說。

「啊！我可什麼不曾告訴你，「達尼哀以一種生氣的口氣說……」我不過對你說我去辭一辭看。」他走進他的辦事室，叫着 Gobelins43-14，這是幾星期前成了他的情婦，他以一種中年人的拙劣的熱情愛着的柏亞特麗絲，德．棱爾盤的電話號頭。

「是你嗎？」達尼哀低聲說……我們約好今晚一同出去的事沒有什麼變動罷？……你不會像前一次一樣臨時將我拋下吧？」「啊！你是多麼討厭啊！」她說……「並且怎樣的一點也不乖巧啊……但你卻明明知道祇有能夠讓我在最後一刻決定的事才會使我高興的……你想要毀壞我所有的興緻嗎？……」「眞對不起了，」達尼哀說……」但反過來你卻可以看出從我們相識以來我是怎樣的尊重你的變化不定的心願啊……可是今晚，我要知道你究竟怎樣決定，因爲我還的回答哀。

別人呢。

「你眞討厭極了，」她說……『我還什麼也不知道……聽我說吧，過一點鐘再打電話給我罷……一個鐘頭以內決定下來。」

吃午飯的時候，達尼哀的女人問他是不是準能陪他出去。他很不耐煩地答說他還什麼都不知道，他還不曾得着功夫去打電話。同時，柏亞特麗絲、德、棱爾盤卻在打電話給那年青輕的衆議院議員，她在日內瓦遇見的並且鍾情着的畢爾、卜拉蒂耶。

「是你嗎？卜拉蒂耶」她說……「啊！不是的，是你德魯愛小姐。……我本來和卜拉蒂耶先生談兩句話的……不，假使他不願別人打擾他的話，那便不要去叫他吧……不，不，我很明白的……並且他會生氣的……我不過想要知道他所約定今晚來接我去看夜戲的事有沒有變動？……是嗎？……他已寫在記事簿上嗎？……你確信他不會像昨晚一樣改變方針嗎？……你不知道嗎？……對呀……當然……總之，直到現在他什麼還不曾對你說過嗎？……謝謝你，德魯小姐……再會……」。

當過了一會達尼哀再打電話去時，一個女僕回答他說：棱爾盤夫人很抱歉，她今晚不能抽身，因爲她必須去赴一個宴會，達尼哀便跑去看他的女人是不是還在家裏。他發現她躺在沙發上。

她在看書。

「親愛的」！他對她說，「我很高興，我已經辭退了別人—正像我所希望的一樣，今晚我可以陪你出去。」

「你是多麼的好啊」她說……「我眞快活極了。」

「但我也像你一樣快活呢！」他說。當他走了以後，她痴想了很久。她懺悔的責備着自己不該錯疑了達尼

經理與女人之間

高平

這不是戲劇，不是詩，也不是小說。這是昨天發生的事，今天發生的事，和明天將要發生的事……。

這事產生在北平，上海，南京，天津……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裡。夜晚，早晨，上午，子夜和黃昏……。

李梨從另一個城市　來到這個城市　已是第二天了。

可是，李梨的名子馬上幾乎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里。

李梨住在南街東拐西巷子，院門朝南，三間正房，紗窗，玻璃門，房里的佈置，簡單，乾淨，雅緻……人若進去，會有說不出的興奮，愉快，輕鬆……。

「梨，來，我告訴妳，這位王經理是本市商界數一數二的，在此地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李梨來了個燕子沾水式的姿勢，把身子一轉，與他握了手。

「喔，王經理，久仰……剛到這里來，沒來及到尊府拜望……請多關照……。」

「那裡話，那裡話……不敢……哈哈，我和陳經理都是老朋友，老交情啦，你們又是……一見如故呵，哈哈！」

「去年陳經理到北平去做生意，張經理給介紹的，這次我到這裡來，也完全是……不，我很愛這個地方，天氣是清明的，這么藍，晚上的空氣也很好……」

李梨穿着粉紅色的袍子像個新嫁娘，最新式的髮型　和最新式的服裝，充分的表現了少奶奶的曲線，活潑，機靈，大胆，她給點起一支從天空飛來的「小砲台」，不把火柴頭馬上熄滅，只放在嘴唇邊，看着，一直到小火頭快要燒到指尖的時候，才「哧」的一下，火柴根飛了個好遠。

王經理臉上冒着油，也許是抹了層什麼東西，在不太強烈的燈光了，閃閃的發着亮，四十多歲，粗胖個子，圓臉，大眼，濃眉，穿了身咖啡色的西服，白襯衣，黑領結，坐在小茶几的後面，因爲個子低，只露出來個禿腦袋，遠點看去，好像茶几上放了顆足球。

「老兄，名符其實，十幾？十七歲吧？」王經理豎起大姆指，本來是對陳經理誇獎李梨的，可是不知爲了什么，突然把臉轉向李梨。

「唔，十七歲了，去年……。」李梨輕輕的說，幾乎把「去年」兩個字不想叫他聽見。

「北平話說的滿好，在北平住多久？」

「上學的時候，在那裏住過，不過……。」

「從那裏來！」

「唔，從那裏來，固爲陳經理說：「春天到了　來這裏玩玩，」同時我也願意到這裏來見見世面……」

「好，好，妙得很，妙得很……」

「哈，哈哈……」

「喝，喝！」

「不客氣，自已來，自已來……」

笑聲，煙氣，酒味，和膩人的肉香。

「這杯祝李梨小姐健康，祝陳經理……並祝×豐銀號三週年……。」

「請！」。

「請！」

「乾！」

「……」

李梨坐在王經理的懷裏發笑，這笑，不是由一個滑稽的動作引起的，不是由一個笑話引起的，而是毫無原因，毫無聯連的發笑。她把頭深埋在王經理的懷裏，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

「我什麼都不要，鑽石，戒指，衣料……我都不要……我只要……」

「妳說吧，我絕不使妳失望！」（他的心已經溶化了）

我只要，我只要……你的心……（她撒嬌輕的像風一樣）

糟雜　喧鬧……的聲音，不客氣的淹沒了一切的話語，有情的和忿恨的，緩和的和焦急的。

「妳眞是一個可愛的小李梨，抬起頭來我告訴妳……」接着是一個貪婪的野獸的吻。

李梨當着不慣的樣子，臉上也飛過一片

紅赧，站起來像一陣小旋風似的跑掉了———到內室去。

她知道到了這個時候，該換換場面啦，必須離開這裏像避難的躲一會。

王經理空虛虛的　他幾乎不知道再做什麼好，於是燃着一支烟　一口一口的吐煙圈。

「陳經理我看你今天的神氣似乎不大好，你當然不能怪我直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啦，有什麼心思還不可以告訴我。」

「正是要你老兄玉成，這……這次多貪了點生意，唔，不瞞你老兄說，多弄了些「黃貨」，這兩天的行市倒漲上去啦，可是……月底交款……還不十分……目下還得多請老兄……好在多年的老交易……。

「哈，哈……。」

「那當然，只要小弟能够……盡量……不過生意倒看的很對，可是敝號也……款項嗎……竭力的幫助。」

「多謝，多謝，王老兄這次一定滿意；

「……。那裏，那裏。」

「……按這兩大市面上的樣兒，公務員薪水的調整……並且又實施……緊急措施，也不會漲到那裏，不過補個最多看個大幾十萬……歸二八堆也不過就是個……大幾千萬吧……。」

老兄眞大才，這回×記的審期，怕萬萬擋不住吧……。」

「哈　哈哈……。」

「不過，不過……。」

「李梨這姑娘，眞不算壞，有派頭，大氣……還不像……長的倒不含乎。」

李梨從內室裏，輕輕的飛過來一聲尖銳的，色戀的……誘人墜入地獄的笑。

「如果王老兄有意，小弟情願從中……。」

「那裏，那裏……豈能奪人之美」

「哈　哈哈……。」

「哈，哈哈……。」

李梨換了身銀色的夏服，據說是○國設計專家新考案的樣子，從領口到前襟用生絲纏繡着兩排雙線，短型，後背散佈着不規則的透明的、極藝術的桃花眼，袖口用金線卡了一道邊，從莊嚴的色素裡射出誘惑人的光來，像一片楓葉迎着微風輕輕的，輕輕的飄落在王經理的前面。

「梨，來，低下頭，我告訴你。」

一陣脂粉的濃氣，膩人的肉香……，蹂躪着王經理的神經。

「妳就在這裡長久的住下去……？」

王經理把嘴挿進她的耳朵邊說……？」

李梨沒作聲，只是抬起頭向房子的四週掃了一眼。

「不過……而且……」陳經理撣了一下烟灰說。

「沒關係，只要願在這裏住，生活……什麼的，一切都不成問題……。」

「就這裏我住幾天，如果要……。」

「那麼，那麼……也好，也好……。」

李梨伸了伸車胎似的腰　隨手撚着兩支烟，送到兩位經理的手裏。「王老兄月底……」

「月底嗎，我計劃是若要把握市場，控制物價，非得要……。」

「不過看這幾天的報紙，山東，東北，山西……的戰況，又……」

「這個，你老兄看錯了，越這樣，越沒關係，越是我們的機會，越是要，現在主要的是金子……。」

這時燈光有點發暗，他們的臉上都像蒙了張綠色的紙。

李梨垂下頭彷彿在想，現在與將來，男人與女人，年齡與脂粉……都有分別。

「老兄，要發財，還是金子，月底一定有大變動，這機會難得　穩穩當當的……明天我就……要賺錢就非……。」

「哈　哈哈……。」

「人才，人才……。」

「可是，明天？……？……？」

李梨，好像懂得人生哲學，最低限度也彷彿聽人說過人生哲學，她知道「明天」和「現在」是有區別的。

「……明天……？……？……？」

「什麼明天不明天，明天就是明天……！。」

「哈，哈哈……」。

「……」

又是一陣狂笑。

塞北文化聯誼社巡禮記

察省光復後的一支文化生力軍

記者　文瀾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北國的大陸氣候正是涼爽可人，五月的風吹得人遍體輕鬆，不禁對這消夏勝地——張垣——起了一種親切之感。這時的江南，恐怕仍舊被酷著的餘威威脅得喘不過一口氣吧，尤其是惡毒的蚊子，會把人咬得大傷腦筋，可是在這裏，大人孩子卻在愉快的浴在徐徐的和風中，這是江南人憶想不到的佳境。

住在明德北大街察省黨部上行幾步的一座大院中，這時正是鑼鼓喧闐鬧得不可開交。遠遠看去，門的左右各懸一九尺長藍地白字大木牌，左面的是「蒙古青年厲志社張家口分社」旁邊還註着蒙文。右面木牌是：「塞北文化聯誼社」幾個大字。這時不斷有大人孩子絡繹的走進去，踏着和諧的鑼鼓點，看去是那樣逍閑。顧名思義，記者明白了這個團體一定是一個合法的文化機構無疑了，遂也就懷着一顆好奇心跟隨右前人的足跡跨入了大門，經過一個寬闊的大院落，又走進一座窄窄的小門，鑼鼓聲遂驟然大響起來：原來這是一列很整齊的北房，靠外的三間屋子中，也就是這鑼鼓聲的發源地了。整個的房門口，被孩子，女人，長短衣中年人鬧得風雨不透，記者為一睹廬山眞面，好容易費了很大力才從人的堡壘中突圍進去，這時 他們正在彩排着「捉放」中的「宿店」那一段，記者不便打攪了人家的雅興，便在一邊的窄木櫈上坐下，靜靜的品味着那段「搖板」。十分鐘後，戲終止了，記者便冒昧的找到了這裏的戲劇組長陶葆初先生攀談起來。經過一番寒暄後據陶先生說：這是察省光復後第一個出現的綜合文化團體，現在擁有七十餘位會員，內中有基本會員三十五人。包括有文學、美術、戲劇、音樂等各項專門人材。當記者詢問到關於組織這一團體之動機時，陶先生滔滔講道：當二月以前，張市文化界呈空前的寂寞狀態，當時除奮鬥日報一份報紙而外，本市並不見有另外的文化刊物出現，那時我就有這樣一個計劃，打算在張市組織一個綜合性的文化團體，以發揚察省光榮的文化傳統，啓迪民衆加深對文化藝育認識的深刻化，這樣我就邀了幾個志同道和的朋友，計有蒙古文化編利委員會的王慶三先生，蕭耀西先生，和察哈爾飯店的白雪潭先生等十餘人開了幾次籌備會，當時這個文化團體，雛形便算草草的建立了。以後一方召集會員，一方按照國府頒佈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呈准省府社會處批准截至現在會員已擴展到七十多人。記者問：「基金由何處而來呢？」」陶先生沉思了一會說：「現在祇好暫且用會員繳納的常年經費臨時維持」，說到這裏他指着對面的「場面」說：祇買了一些必要的鑼鼓傢伙」六十萬，有些會員情願拿出私人的胡琴充給公用，我們的精神祇有苦幹二字而已。」這時陶先生走到對面和一位穿黃制服的人說了幾句話，隨着那人也一同走過來，經介紹，記者才知道這位便是該社的社長王慶三先生，這時鑼鼓聲又起，記者遂在鼓聲嘈雜裏與王社長開始了問答。據王社長表示・該社成立的目的有三，第一、為融和民族間之情感，本社會員包括蒙漢回各民族，成份大部是各機關的公務人員，為使得三種文化相互交流，來融洽民族間之情感，我感到我們中國尤其是北方民族雜處，傳統的彼此因不了解而發生彼此的歧視觀念。尤其是經過日寇八年的分化政策和共軍一年多的挑撥離間，這種裂痕遂漸漸擴大而明顯化，所以這一機構是團結民族情感，共赴建國坦途的一支生力軍。第二，我感到現在的一般公務員在精神上毫無寄托，王社長以精神的口吻說：物價高漲，公務員的生活是一般的閑苦，所以物質上的享受是根本談不到，精神自無可寄托，所以我們願意用正當的娛樂消遣公務人員的業餘時間，陶冶優良的生活習慣，說到這裏，王社長補充了一句說：我鄭重說明，我們這個團體是絕無黨派觀念，換一句話說我們是為文化而文化，以人民為對象、

　　記者遂即撰向關於該社之組織耿次，王社長談該組共分文學、美術戲劇、晉樂總務、交際六組，除陳先生担任戲劇美術、李文科先生担任音樂和排岩担任文學外，我不過祇担任了一個名義罷了，說完王社長笑了起來。

　　現在他們正在經排義務戲，以備公演去充該社之基金，時已午後十點左右，而毘柔與會目皆餘神員注，毫無新條之些，記者走卅該節老這，陣陣常響的鑼鼓聲仍在常聲的夜幕中平還到耳鼓。

黃色舞臺

黃臉婆主編

寄一個熱烈的願望

觀「重慶廿四小時」演出後

敬獻給廿三隊的同志們

張垣幾度話劇的出演，每次看罷回來使我們黯然，雖然「黯然」是無濟於事，然而這是愛好者不滿時的必然表現。此次，我懷着一個成見的眼光去看「重慶廿四小時」結果看到了意外的成績，使我更進而寄以熱烈的願望。這個劇本的成功，無須再作多餘的謳歌，它所表現的赫然的價值與深刻的意義，自奠定其燦然的光芒，這裏，劇作者以犀利的筆尖把各色各樣的人物同時挑在舞台上——卑鄙、荒淫、頹喪、無恥、生活的壓榨，正義的呼號，偏狹與固執，堅强與脆弱，一種極端强烈的對照。最後，一個真理的鐵證——一切在「正義」前倒下！

誠如周鈞先生所說，這個抗戰期的劇本在今日並不會失掉時代性，勝利以還，「建國」階段遭到空前的惡運，而在今日仍有些比如卑鄙的卞鶴丹的人物，腦滿腸肥地幹着投機發財的勾當，置國家於不顧，仍有些個人主義的丁小江在那裏發着腐爛自欺的理論，縮起頭頸過着苟安的日子，更有多少無恥的蘇多麗多少脆弱的蕭黎，導演能夠選這個劇本來出演正是其有冷靜的眼光，對症下藥，予麻木者以嚴肅的啓示。

在這裏願意誠懇地供獻一點紊亂的建議，因爲一個人對他所愛好的東西，總耽心怕有不滿之處，正像一些對自已滿意的新衣服的人不時撣若落在上面的灰塵。

在佈景方面，一般的說來，頗使人無向挑剔，尤其在樓梯旁「步步高陞」的對聯下畫了一個王八，（不知是否導演特地的手法），這充分表現導演的獨到的精細，在一切細微方面力求逼眞，正如劇宣二隊田沖導演的「國家至上」裏，故意把新寫的回文對聯撕一道缺口貼在門上一樣的精細與維妙維肖，可是我以爲配音所給我們的感覺稀微，雖然有人在話劇中否認配音的必要，因爲這容易培養成演員，在演技方面的逃避觀念，而賴配音完成其不到處，不過我以爲話劇既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那麼就該發揮其綜合力量，況且事前又有配音的設備。

演技方面我覺得房東太太（蕭薇飾）最成功，始終保持其「恰到」的作風，沒有過火，沒有不到，康泰（白鼠飾）的聲音則嫌過低嗎，坐在前四排尙感有再提高的必要，坐在樓上後排的觀衆所能聽到的將不堪設想不但不能否認他有熟練的演技，這個「精神堡壘」始終讓我們對他保持着親切與敬愛，王淑慧則不曾深切地體念到蘇多麗的爲人與個性，小動作往往有過火的地方，她的笑聲尤嫌太「假」，

「也算內幕新聞」

。皮球。

△有人問：「本市某影院機器不良，陀子又破，而所演的片子都是頭輪？」我說：陀子破，機器爛，但是法幣不砂不爛，你別忘記「錢能通神」的這句話。

△慶泉影院十五日上映梁山伯與祝英台，我說片子不好，朋友却說「能賺錢還管它內容的好壞。」影片商聽者！古裝片不可不襲呀！

△看電影是「文明」的事，而在張家口却覺到有點天橋影院的作風，門口站了許多彪形大漢檢票，是「接客」？還是「攬客」」要不得！要不得！

△演電影「技師」最喜歡騙觀衆，把片子給少演上一卷兩卷，提前完場，觀衆還以爲多給加了二卷，這也是「技巧高乘」的表現。

△話劇在張家口似乎有些「吃不開」，山西梆子反到場場滿座，這是社會發展上的奇形呢？還是話劇使人看了「吃不消？」（圖：飾梁山伯之顧也魯）

一個劇的演出達到良好的境界時，是演員與觀衆彼此都忘卻自我，演員不覺得是在演戲，觀衆不覺得是在看戲，二者的情感相呼應起伏，這是發展的最高潮，然而蘇多麗的笑，可以把任何一個忘却我的演員與觀衆提回現實，馬上使人意識到這是在演戲，情緒的高潮突然的低落，不無影響給觀衆的力量。

劉茜所給我們薛黎的印象，是一個模糊的影子，也許這個角色各方面的表現都當吃力，希望對劇中人有進一步的深入，達到完全的「忘我」丁小江所描繪出一個悲觀頹廢青年的模型，田醫生的「不可以」太嫌做作，每一下都特地蹙起面孔用直僵的聲調來說，使台下的笑聲散漫了凝聚的情感。

我不是內行，不能有深刻具體的見解。個人的實感，自不免偏見，不過這點熱誠願獻給二十三隊諸同志，希望在一切客觀環境的困難下努力，在沙漠上將是一朵奇葩的出現。

為中國影片悲哀

影外人

勝利後的中國電影業，在形式雖說是呈現了進步的狀態，但是實際上所給與觀衆的印象上，並不是我們所想像那樣的使人滿足。

誰都不會否認，勝利後外國影片充斥中國市場，無形中本國影片業形成萎靡不景氣，自中電三個攝影場出品了一部份僅僅在標題上求美麗的幾部影片之外，其他所看到的還不是敵偽期間所攝製的一些迷信，古裝，甚至麻醉青年的影片。

雖然目今中電製造的一部份影片，多是介紹抗戰時期的艱苦鬥爭的事實拍攝，但這祇僅是給淪陷區人民以單純的一種認識和幻想，而對人類現實上的生活表現上却絲毫沒有作到，在這點上，希望當局會深深的檢討，以補於工作上的缺陷。

其次製片場所出的幾部影片在標題的選擇上，更是千篇一律，使一些不必要的字眼以充標題的美麗，比如：「蘆花翻白燕子飛」，「月黑殺人夜」，「白山黑水血濺紅」，「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等更多的標題，雖然說這是一種無奈何的措詞，然而我們總覺得導演先生們是穿着一條褲子，可巧都犯了標題長的病。雖然我們在形式上不能過愈的苛求，但是影片內容所給與我們的印象，又是怎樣的高超？今後我們希望製片公司能夠對影片內容多加充實，千萬不要只顧到標題上的美麗，而忽略了影片內容上的重要性。

跳舞高尚嗎

一人

此次參政會上，有人提出禁舞案，討論頗爲熱鬧 見解各有不同，筆者對這問題也頗感興趣，現在把筆者的見解也來談談，都市里的人，跳舞是一種娛樂，而且也不以爲是件出奇的事 當然這祇指一部份所謂「高尚者流」筆者有次赴津，下車之後就被朋友拉到舞場去玩，（勿寧說是開眼）雖然乘火車身體感到疲乏，畢竟是好奇心勝所以飯也未曾下嚥就去唯一較大舞場，鳳皇廳開了一次眼。

舞場的光線很暗淡，僅僅是藍色和紅色的虹霓燈交替着變幻，入場之後我首先感到的是對眼睛有十害，而無一益，可是朋友說祇有這樣才更進一步的神秘奧妙。

舞女的裝飾或若是最新型而且最流行的一種服裝料子，那是超出一般人的華麗奪目，就她們所穿樣式來看已經表現了洋服匠對「性感」的擴張上，是費了多大的苦心。

所以由於這一點，舞女的嬌媚浪態，衣服的選擇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跳舞眞的是高尚嗎？否！那簡直是「性感摩擦會」跳舞的人雖然都否認這論調，實際上她們都是爲摩擦而跳舞這却是無容否認的事實。

姿式很多臉貼臉，臉貼胸當場接吻的，舞場已司空見貫，更有實在不成體統的所謂「姿態」。

淫靡的歌子，令場飄蕩，鶯聲燕語雖然隨歌飄揚 可是在我聽來，自己似如身入八大胡同，簡直就要吵死人了，雖然光線是幽靜的，空氣却是污濁的將使人窒息。

舞場中有一類舞女被稱爲十三點（即妓女也）其實未被稱爲十三點的舞女，又何嘗不沾妓女之嫌。

中國人跳的交際舞高尚嗎？我不敢相信。

試辦第五期又和讀者會面，我們十二分的欣慰，假使我們因爲金濟壓迫，稿件缺乏，這些致命打擊而「住手」的話，或者在這第五期的出版，將也是個永遠的「希望」了，在我們自已這樣想。

第六期我們準備正式創刊，在這五期的試辦當中，我們經過了許多調整和改造，然而因爲編者本身能力上的缺陷，事實上畢竟也沒有作出成績來，當然，我們除了歡欣能夠出版五期，也算是精力上的一點表現，此外我們祇有慚愧，我們沒有作到想像的那樣好。

本刊一向偏重於雜文，所以有許多稿友寄來的很多長篇稿件，因爲字數和內容上的問題，不得不緩刊披露，在這謹向作者致歉。

因爲本刊人位上的關係，錯字和漏字很多，而未能校正，在讀者看來頗感不便，這是我們的責任，今後我們盡力把這些缺點補救起來，漫畫八幅，的確是不能滿足讀者要求。如果意義上再容洞些的話，簡直更使人厭煩了，是的，還是那句話，在我們經濟困難的目前，我們祇有苟延殘喘下去，一旦我們能夠有力的話，我們定可使讀者滿足的，況且我們早有這個願望。

啓事

本期「學生天地」，「十日信箱」版，因稿件擁擠，暫停一期。

編輯部

八千里路雲和月

成功還是失敗？（戈生）

如果說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電影是走向一個創作新階段的開始的話，那麼對於「八千里路雲和月」的估價，它將給與這新的生命上以深刻的創傷。

雖然八千里路雲和月在一般的看來，要較比白山黑水血濺紅，在各方面還能差強人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一個瞎子或聾子的話，「八千里路雲和月」所給與我們的印象上，祇是淡淡的對於抗戰的堅苦作風以崇敬，對於犯了幼稚病的發國難財者以憤恨之外，我們再也沒有什麼感覺，會使觀衆從中更體會到進一層的啓發，這在我，是這樣的看法了。

如果認爲使觀衆了解一部作品，而能在場面多的演出下，將是更明白的不讓觀衆忽略的話，那麼這作品不見得是如何的使人喜歡和高妙，或者反會使人們對這影片起了一種相反的認識，而在導演的技巧表現上，却是一個很大的弱點，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手法。

屠光啓導演的天字第一號，雖然在整個的演出下，感到十分的單純，但這正是導演在技巧上的一種成功的表現，在單純的劇情演出裏，能夠表現的有力，有情感，使觀衆不難的了解劇情，是如何的高妙手法，一種使人不煩的演出呢。

然而史東山先生對於處理劇中的幾個高潮的巧當，在我們感到是十二分的敬佩的。

陶金和白揚的演技是最高乘，尤其白揚對於劇中人個性的掌握上，已是恰到好處，對於幾場熱烈的情感奔放的表演，使觀衆幾將會窒息了，而對少女一種青春之火沸騰的「性慾」的顯示上，白揚是大胆的演出了，就是在幾個熱烈的擁抱，也是在國產片中，給與觀衆一個新的刺激，——赤裸裸的大胆的表現。

對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批評文字很多，筆者以上談到的，僅僅是個人主觀上的見解，沒有什麼攻擊，也沒有恭維，而是自已有這樣的感覺而已。

歡迎參觀

文古齋

地址：南武城街路西

文具總庫

文具紙張 筆墨 體育用品

歡迎比較

張家口東關街路北

永久印刷裝訂局

紙張，文具，印刷，裝訂

價格從廉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徵稿簡則

我們歡迎國際、國內之動態、社會、人物素描、故事卡通、地方速寫、生活報告等漫畫及木刻
也歡迎時事雜感、隨筆、散文、文評、文藝創作、藝術理論、通訊報告等短小精練文字。
來稿無論漫畫，雜感，寓意務求深刻，但着意攻擊，違背事實者，本刊恕不披露。
來稿須繕寫標點清楚，勿一紙二面寫或橫書，漫畫以墨色為佳，勿用藍色或其他色彩。
本刊絕對尊重作者文字除別字漏字外，不予刪改。
本刊因限於篇幅，來稿請勿超過二千字。
來稿經刊載後稿酬從優
希望退回之稿件請附足郵票，
來稿請直寄建國漫畫旬刊社編輯部

▲定價 壹千五百元▼

建國漫畫旬刊
試辦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廿日
發行所 建國漫畫旬刊社
發行兼編輯人 丁戈夫
社址 張家口市堡內棋盤街二號